

1997年,本报派出记者登上北江竹排,放流半个月,直抵广州,全面“直播”了粤北人民的劳作情景



1997年,北江东源的浈江一年年变浅,船员们像耕田一样“耙河”,个把小时才深两三寸

《北江放排记》后记

图/文 罗焕灵

当上记者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我的家乡始兴县。那年是1997年,正月十五元宵一过,报社安排我去采访了始兴县河南乡各类放排的真实情况。在清代中后期,整个北江全是竹排木排,最多一年超过2000条排,有从湖南过来的,也有从江西过来的,由于排太多,只好在现韶关市东河坝设了一个杉木同业公会和毛竹同业公会。

喝过年宵春酒后,我从老家拿了一床破棉被,提了一只老公鸡带了一方大肉,上到排上,向我同学他叔拜了师。带齐了我刚买的一套顶级摄影器材,在十八艘排中选了中间的一艘,专门搭了一座四方透风的竹寮,开始了我的奇特采访生涯。

在北江上游河南乡,多数考不上学参不了军的男丁第一选择是放排。全始兴县最时髦的东西物件也最先出现在河南乡,全县第一部黑白电视彩色电视机、第一部冰箱都是在

河南乡出现的。

我从国外新闻摄影的大量图片中悟到了点什么,拍出的图片狂放不拘一格,力度和冲击力十足,既体现了放排工的男性气质,也体现了北江沿岸的水墨山水风情。广州一家著名杂志总编见后大为称许,竟拿我拍摄的排工饱经风雨开裂的手作为杂志封面。

那一条北江千年来“最后的竹排”走走停停十几天,每隔两天,我上岸冲洗黑白和彩色照片,并用传真发回图文稿件,在《羊城晚报》连载了十几天,不仅轰动了整个韶关市,特别是文中提到的何屋村排工在大自然的冲击下雄性坚忍的形象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我对于千年放排业走到了穷途末路时感叹的“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也引起许多共鸣。

据说第二年韶关市“两会”期间,一位韶关市人大代表拿着我写的《放排工宁可喝酒不喝江水》的大篇文章,指着始兴县造纸厂废水直排北江的巨幅照片,大声责问始兴县领导……

结果还是遂了我的愿,始兴县造纸厂被勒令无限期停产,直至彻底解决污水排放为止!

但愿这条河回到儿时的清澈模样,更不用说河上曾经的鱼虾满江、欢乐满江了。

百粤来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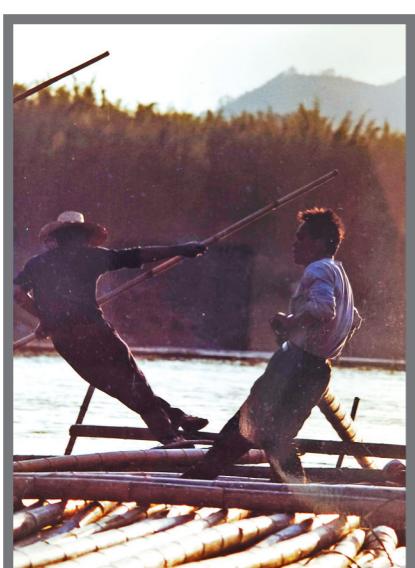


劳动人民的手——48岁的放排工林嘉德说不敢跟我握手,怕吓着我。握手之后,我双眼泪流。本报记者 罗焕灵 摄

当年报样。排工林嘉德的手,此图曾为《新周刊》封面



1997年3月7日,曲江与英德交界的大坑口,渡口上一对新人的婚礼



这姿势,曾在北江延续数千年,现在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当年报样。新闻直播的最后一篇

南方,有条北江

2021年,一位清远摄影家全面考察北江流域。在互联网的时代,北江宛如一条乡愁之河



佛山市三水区黄塘下村,北江大堤边,来自外省的雷波小两口正在种草皮。农活往往是外地人干,干的也不是纯农活,是为城市服务了

我为什么拍北江?

图/文 潘赣明

我是广东客家人,但出生于江西,1992年到清远佛冈县国营的照相馆上班。从江西到广东清远,正是北江主流的行程。在清远生活,经常看《清远日报》,我们看潘伟老师的作品,特别喜欢他拍摄的乡土风情。近年,受羊晚集团李洁军记者的嘱咐,我开始正式拍摄这条母亲河。

北江,是非常浪漫的一条江。这个浪漫首先就在于它是诗人的河流。韶关的张九龄,北江就是他老家。

还有韩愈,他小时就在韶关生活过。后来被贬,是经从湖南临武,也就是北江北源武水那里南下,走经过连州的古道,然后去的潮州。

张九龄借北江东源,开了梅岭古道,很多诗人,从古道转浈江,走到岭南这边来。比如苏东坡、南宋的杨万里,对这一路写了很多诗,到英德、清远都有写的。还有汤显祖,也经过了清远与英德。

我拍北江,也有个人的因缘。我带我老爸去拍,去走一走散心,没想到他说他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在英德这个大站镇,居住过几年。做过砍柴,做篾匠这些农活。在潭洞革命老区这山里面待了三个月,就织箩筐为生,家家户户都要。



乐昌长来镇安口村王姓小童,在父亲的陪护下,在武江学游泳



一群东山羊从英德市英红镇江边走过



北江边的观音岩寺,古老的建筑与新的工厂



2021年8月3日,佛山市三水区大塘渔民在北江浅滩捞蚬



大瑶山隧道经过九泷十八滩,新旧京广铁路并行



乐昌市坪石镇武江韩泷祠前,风光如画



乡村老人,拿出了作者父亲当年的竹编



因疫情影响,清远市伦洲岛北江沙滩上的摊档停摆了一段时间